实在是忍不住想把这张图分享给大家。还没有完全完成，后续还有反派组，敬请期待。（论坛传图有大小限制，只能委屈大家看截图版了。）9 R- A9 J" O4 m( V6 P9 c  
7 V, Q& ]& i3 E/ Z  
划重点：感谢韦慧芸小姐姐的辛勤创作，@韦慧芸。此处需要大量掌声。另外请大家多多关注韦慧芸小姐姐的文章「错身帝后」\* ?\* M7 U" k  O\* c\* O' \_% |5 Q  
  
从左至右依次是：丽安娜（本篇主角林立）蒋先生（蒋凌菲），晓菊，张然，晓雯，赵碧霄，陈钰。请自行对号入座。  
  
: t: E+ L9 D% d2 i! p  
  
花了一点篇幅来弥补我想把晓雯肚子里的孩子打掉的错误。  
7 [7 J9 n% `0 N& [2 ?+ y  
$ k' U! A  H5 l+ D9 i  
俺寻思，这人物也不算多啊，平时少看点那种两三个人就能演完剧情的视频，对身体不好。5 \_$ s- `' n( q+ o" `- w/ L1 ]0 C  
  
乔治公爵很是光火，心想难道自己蜗居在岛上这么久了，世界就变化这么大了吗？现在街头的小混混都敢明火执仗的来自己头上拉屎了？) \( N) v; a# p  
  
这人啊，就怕遇事冲动，一冲动，脑子就容易发昏。脑子一发昏啊，就容易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来，尤其还是现在这种情况，自己的宝贝女儿无来由的在境内失踪了，好容易找到个线索，结果刚问清楚点事情，转头线索就被人当街抢走了。  
  
这是挑衅，赤裸裸的挑衅，欺我莫恩岛无人。2 F4 B$ v/ ^0 j8 ?6 m) i  
# p7 J! z9 P& s' A! N# e  
乔治公爵大手一挥，命令下达了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个驳了自己面子的小兔崽子来，一时间，莫恩岛鸡飞狗跳，俨然进入了战备状态，外籍人士申请入境源源不绝。更有甚者，部分一直在做脏活的，已经开始偷渡入境。  
5 s% |/ Q' c- o4 d3 `  
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Z" v$ X8 f" o! M  
8 |\* O8 g5 S' s" j  G  
欧阳栋可不知道这些，他们当街坐下了大案，多年的街头喋血的生活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风头太甚，是要吃枪子的。所以，他们几乎都没敢和林远为碰头，七八人挤在小面包里，直接就奔了洱海，那里有他们的秘密基地，犯了事，总要躲起来避一避风头的。# R) Q4 M/ e; s+ R- x: Y$ G  
1 t6 u" H0 Q- N  
这可不巧了么？寻常人敢和这种大势力作对的，总要有自己的本钱才行，向来都讲究个你来我往，这样才不失分度。乔治公爵还当这是本地工会知道自己来了，给自己的下马威，磨刀霍霍，还想在沪埠周边大干一场，好让当地工会知道自己也不是好惹的。他哪里知道，触了自己霉头的，根本就是若干莽夫，犯了事，直接开溜去也。  
  
这些外籍人士的动作哪里逃得过警察的眼线，更有卧底（谭梦薇，原谅我的碰瓷，谢谢）传来信息，坊间传闻，因为这个林立是西海某个大人物点名要的人，现在人被欧阳栋掳走了，相当于驳了那位大人物的面子，现在几乎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8 z6 }\* o! }( Y7 l: h! D  
+ f# `- o$ H! N  
「怕什么来什么，这下事情不好办了啊。」金陵警局的局长知道这个信息之后，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多岁：「上面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督导已经连夜启程过来督办这个案子，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啊。」) F9 g  [  C$ O  
\* \_9 y' [: O% i6 d, n( }0 p- W  
谭伯伟几时受过这样的憋屈，案子没办完不说，现在那些个地头蛇又开始闹事，沪埠那边摆明了要将金陵一军，办起事来拖拖拉拉，这是已经做好了看笑话的准备了，毕竟事情是从你金陵闹起来的，哦，你金陵又不服软，凭什么要我们沪埠警方配合？你们金陵警方配合我们还差不多，又要我们出工，还不讨好，谁他妈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等着吃瘪吧你。  
  
这可真的是倒霉奶奶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0 X% V2 T2 Z; a9 k7 h: K: G" A- ?  
  
「查，给老子查，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欧阳栋这小子给我揪出来。还有那个林立，丽安娜，都必须要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动起来，都动起来。」谭伯伟少有的拍了桌子。, ]- {: Z( u3 I6 {- `3 G) i  
( q4 C- c5 W! o  
---# O0 L9 U8 k5 o  L  P2 y4 A% F\* r3 @  
  
「查，给老娘查，有这个臭男人信息的奖励一百万。」宋晓雯在家庭会议上也拍了桌子，背景墙上，欧阳栋的照片被人恼怒的画个大叉，这自然是宋晓雯的手笔了。这个“女人”，为了丈夫能安心行房，已经失去理智了。/ h5 X6 y& I6 [  Q& a' M; {4 \  
  
「你可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一百万不算多，可是你这样挥霍，总归不太好。」宋文冕耐心的规劝道。  
  
「哼，我乐意。」宋晓雯气鼓鼓的，不愿理他。3 R, P0 l: R. f# ~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待我静养几日，卜上一卦，且看此人到底躲在何方。」宋文冕还是心疼她，会后给晓雯送去了承诺。\* G0 g$ u8 q: a7 g  
" d1 O# c3 W4 |' ~' ~  
---  
  
「焕天，远为他闹的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可怎么办？林立可也是你的儿子，你倒是说说话啊。」陈美霞泪如雨下，这些天关于林立的信息越来越糟糕，明上是被歹人劫走了，可惜母子连心，她几乎不用想，就知道这些事情肯定是林远为刻意做出来迷糊别人用的，迷惑别人可以，陈美霞可是他的母亲，这点小伎俩，在她面前没有任何作用。  
  
「别哭了，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已经和他说过了，想来他不可能做的太过的，放心吧。」林焕天对枕边人还算温柔，即便她如此婆婆妈妈，也还是耐心的说明着。7 ?\* J. W8 a; [  
  
「可是。」! I- L0 N. A- S# O& J  
5 p& c- u  }5 H' k. ?  
「不用可是了，你回去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林立的事情，我会处理妥当的。」4 |6 p8 p1 \_5 `% q/ g4 X% m  
  
---  
5 B7 g3 o\* R+ T  
「他妈的，他妈的。」梦泽一栋楼里，林仲达气急败坏。  
  
「喂，哦？少卿啊，又拿你爸爸手机玩游戏是不是？乖，把手机给你爸爸，就说林叔叔找他有重要的事情。好，等下就给你买游戏机。」  
  
（盲猜一下林仲达的人际关系网啊，猜对无奖）  
  
---  
. K& d3 }- A6 E$ ~4 Q  
我在这个房间已经被软禁了多久？我不知道，这里昏暗的白炽灯没日没夜的开着，起初我还有点力气来大声喊叫，叫到后来，小小的房间里，外面的走廊里，除了我的鬼哭般的回响外再无其他，我这才认识到，自己确实是被软禁了。# ], ~' i1 g1 T5 e  
6 Q" G; b3 d( U: K" {3 |7 l  
再后来，没有食物，没有清水，我又饿又渴，身体上被欧阳栋他们殴打的内伤又发作起来，疼，痒，麻，更糟糕的是，耳朵里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耳鸣，额头上热的烫手，原来我当时不知在别墅屋檐下昏睡的几个钟头已经埋下了发烧的祸根，几相打击之下，我终于倒在地上沉沉睡去。  
- P, b0 A/ f' g# J\* ]/ G1 h  
「啊呀呀，可爱的小烈马支持不住了呢？」妮妮性感的声音传来，我的神经此时无比脆弱，轻微的风吹草动就立刻惊醒了我，可是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虚弱的厉害，就连从地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应为高烧，嘴唇上起了大大的水泡，很疼，头又晕，难受的紧。  
! T  J, Y8 X, p9 ~' {  
恍惚间，我好像被人抬了起来，放在病床一样的东西上被推出了门，即便只是一门之隔，门外的新鲜空气也要比小房间里浑浊燥热的空气要可口的多，我贪婪的呼吸着。5 D. q  S' Q7 G" A5 i6 C  
  
「唉。。。 」清醒过来，内伤又开始发作，我发出了无意义的呻吟。! ]; |8 U7 m1 X. |) R  
  
「怎么了？小烈马，之前不是很精神的很么？怎么现在就蔫成这样了？恢复一下，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那样才更有意思。」妮妮残忍的说着，一根管子塞进了我的口腔，清凉的液体流出，是水！宝贵的水，我贪婪的泯着，干枯的肉体重新获得了水源，我又活了过来。. m0 F" T& z4 v8 q' h' x. [" b  
  
我为什么要喝水？还不如死了的好。无数的念想冒了出来，我吐掉了嘴里的软管，心如死灰。% `8 F0 z' P$ b# ?( ?6 T! X  
8 Q: N% v% \_' W  
可是，软管又塞了进来，这次还贴上了胶带，可叹，可悲，我已经虚弱到了连嘴上胶带都撕不开的境地，就连寻死，都由不得自己做主了。  
\* z& R+ x3 w6 ?  X  
最终，我被带到了另一个完全密闭的房间，这里四周都围着窗帘，头顶的无影灯很亮，白的瘆人。% J: m( ?+ v) t" o+ I5 ~  
  
「啊，新鲜的肉体。」妮妮手持剪刀，咔嚓嚓，咔嚓嚓，不多时，我仅存的衣物就离体而去了。空气里满是消毒水的味道，空气也很冰，我徒劳的想要护住下体，双手却被别人轻易的掰开，诡异的下体显露了出来，引得妮妮一阵窃笑：「啊呀呀，看不出来，小烈马原来早有准备了呢，是不是啊，贱货？」6 g; S/ B: X2 k6 \; E" i\* m  
  
妮妮柔嫩的手指拂过“阴唇”，大脑接受到了人类最原始的渴望，就算是虚弱如此，我还是不自觉的发出了低微的呻吟。  
& C% h7 ^2 {& ]2 j. @2 I3 D  
「。。。 」妮妮忽然停下了手，秀眉紧蹙，似乎是想到了什么相当重要，但是又不太美妙的事情。' \5 Q- t5 @. d: F2 J  
  
她戴上了医用手套，决对我的畸形“下体”再做一番研究。拨开阴囊皮肤做成的“大阴唇”，包皮制成的“小阴唇”露了出来，腔道里不算太干，刚刚的抚摸给予了我一定的刺激，又补充了水分，最里面的“小阴蒂”忠实的执行着自己的本能，淫水分泌不停。8 K; R8 L# x4 U3 R& c  
  
那根手指探了进去，灵活的手指在腔道里前进，再前进，终于触碰到了那一点：「嗯。。 」我抽搐一下，即便我虚弱如此，性欲的释放依然让我无法自制。  
) R; Q$ v6 ?- Y\* X  
「事情麻烦了起来呢。」妮妮抽出手指，喃喃自语。  
  
噼啪一个响指过后，从我看不到的角落里爬出来两个或许是“人”一样的生物，他们穿着全套的黑色胶衣，四肢从关节处翻折，用属于“犬”类生物的爬行方式快速爬行而来。头上带着黑色的“犬”类面具，臀部自然也是一条黑色的乳胶尾巴，一边爬，一边发出“犬”的呜咽，臀部扭动不停，连带的乳胶尾巴晃动不止，这是“犬”独有的示好方式。  
  
一“犬”爬到妮妮背后停下，用瘦削的背支撑住了妮妮的重量，另一“犬”爬的慢了，呜咽一声，任命的在妮妮脚下躺起，四肢朝天，露出腹部，把自己最柔弱的肚皮展示出来，这是“犬”表示服从的象征。那“犬”腰间裹着束腰，胸前鼓鼓，胯下却又有一根光秃秃的黑色乳胶肉棒，此刻在妮妮漫不经心的挑逗下，肉棒晃动不停。( n5 q/ X$ I\* O/ t  
  
「咕噜。」我都看得傻了，曾几何时，我不过从学习视频上看过这样的场景，如今这样的影像实打实的发生的眼前，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极其不真实的错觉。1 X( M. U+ g/ ?4 m7 b3 k# r/ F' H% S3 q  
  
或许是妮妮想的太过入神，细高跟不由自主的用上了力气，脚下“母狗”阴茎吃痛，发出了「汪汪」的祈求，声音清脆，不似男声。- a+ @0 c5 P4 ~  
  
妮妮哪里理会的，“母狗”的不听话让她更加不喜，高跟接连扭动，那根乳胶肉棒几乎被挤压的变形，不多时，“母狗”一阵抽搐，“它”尽然就这样泄了。8 D8 H; X\* Q4 P  w' ]! H6 H  
( o, K/ u\* h( @5 t+ Y\* q  
坐下“犬”此时也发出了呜咽，看那架势，竟然好像到脚垫“母狗”可以泄身在表示忌妒？妮妮见坐下“母狗”动作，反手在“它”的臀上抚摸两下，坐下之“犬”的屁股扭的更骚了。8 k4 D- }  w) |/ ^- {  
  
（如果有下一部的话，计划拿这两条母狗做文章）  
) W- \_$ t+ |7 l6 J/ b" U& T  
「一千万不好赚啊，本想养上第三条母狗，可是现在你缩阴针都打了，再抢他的单子未免有些过分，你说威廉怎么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的代价？」妮妮一脸真诚的瞧着我，眼神里满是不解之意。  
  
「呜。」我没有理会她，转过头去，在不清楚对方底细的情况下，任何回答都可能把自己陷入到更糟糕的境地里去，至少现在她还没有对我做什么，维持现状是目前情况下我最好的选择。  
( s6 E4 u\* n; l, f7 e$ a: d  
「可惜了，本来可以给你们找和新伙伴的，现在看来是不行啦。」妮妮对她的两条“狗”道歉道，隐有一丝失落之意。  
  
「汪汪。」1 J# }% Q, T' \_) R1 h  
: }4 d5 f: c- R  \_) ^  
「可惜，钱已经收了，所以，你的事情该做还必须要做的，不要以为你不说话装深沉就可以逃得了了。」妮妮站起身来，又补充道：「不过就是少赚一点罢了。」  
  
「棉棉，花花，起来做事了。」妮妮命令道，然后又转向我：「可惜了，你来做糖糖的话，想必会非常有趣。」  
  
两“犬”听了妮妮命令，愉快的爬到屋外去了，一路上，两“狗”还在用他们的“狗言狗语”拌嘴，如果“它们”真的是两条狗，场面或许还算温馨。只是现在的实际情况之下，只能让我感到透骨的寒意。; |\* x! x# ~7 U4 m( I  
  
如果真的把我改造成那样，还不如直接死在这里的好。; s) {/ G/ E" ~- F1 {3 K% Q8 d  
  
「小东西，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瞧不起它们吗？告诉你，或许你以后反而会羡慕它们。如果可以，你把自己蜕变成那样才是对你的救赎。至少，可以一直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不用像现在这样，去承受一辈子的苦难。」妮妮说的话好像有点道理，细思下来又全无道理，哪里有人会去忌妒一条狗的？她好像是在安慰我，又好像是在威胁我。8 j! T/ k$ n3 h# ?5 D8 f3 Z: z  
  c+ k$ m; D- f  
「我会被她弄成什么样？」我面容不改，实际心里却是澎湃不已，单是这两条“母狗”就足以威吓到我，而且看妮妮表现，似乎还有更严苛的事情在等待着我。7 p; T7 ]5 \2 p  
0 Q4 x' C. k. M0 ^" \_  
「你要对我做什么？」我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沙哑着问道。发烧，饥饿折磨着我，能发出这么点声响已经是我的极限。  
  
「嘻嘻，当然是最稳妥的做法了。」妮解开了上身的大褂，傲人的身材一览无余，可惜美景不长在，不过片刻，医用白大褂又披了上去，戴上口罩，医帽，眼睛上甚至戴上了透明眼罩。% {, X$ `/ G# h0 q  
4 y, j. j6 D  r4 o. D/ [: N  
「不，我不接受。」我挣扎着想要起身，却没想到我已经虚弱到了这种地步，妮妮只轻轻的往下一按，我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棉棉花花这时换完了衣服，这次是用走的，慢慢走了进来。他们也是和妮妮相似的打扮，只不过胶衣没脱，透明的医用手套下面可以看到黑色的乳胶，“犬”头倒是摘了下去，下面要进行手术，带着“犬”头实在影响视力。  
- J8 E# g+ H! Z) p( Q! R9 f! [  
好笑的是，“它们”还穿着高跟鞋，嘟嘟嘟的声音传来，一如曲阜那晚，赵碧霄拿着皮鞭下来的声音，一想到赵碧霄，就想到她和我在曲阜颠鸾倒凤的夜晚，“小阴蒂”又不由自主的开始渗出淫水，引来妮妮的好一顿嘲笑。  
  
「看到你这样，真的很可惜，你愿意做我的糖糖吗？如果你自愿的话，我非常乐意免费为你服务。」妮妮无比真诚的邀请我。. T+ ~) P+ {! k! a\* C  
  
「服务你妈。」这是我最后的倔强。2 p( t( ]5 Z5 l& e+ l$ E  
1 @9 x: e- w  A$ ~1 H3 L5 B$ R  
「真的，考虑一下，这次完成之后，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千万记得。」妮妮一笑，麻醉面罩就罩了上来，我睡死了过去。  
% M\* s/ k) X3 ^) Y) J0 C  
「林先生，开始了哦。」厚重的窗帘拉开，后面赫然是一面巨大的单面镜。  
% c: \_' p. ~1 F  
「好。」林远为坐在隔壁，夹着雪茄，面前放着牛排红酒，这种凌虐男人的快感让他欲罢不能，其他人还无所谓，不过眼前这位，是值得配上红酒牛排的。& O9 k7 q\* }& {7 n  
. g( U( `# T  I, y# Y  
---: K2 F" R% n) y9 E. }: \) j3 N  
「林薇，你这像什么话，女孩子就要有女孩子的样子，天天穿的和假小子一样，老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林焕天厚重的臂膀高高抬起，随后重重落下，小小林薇白皙的脸颊上马上就显现出五道血痕。% y0 q& X# ?: \  I  
, q3 N- G) T+ f5 \_  
「姐姐，你就听爸爸的话吧。」林嫣俏生生的与姐姐一同跪着，看到姐姐被打，立刻上来规劝。$ {\* K2 N" @; y7 }9 A/ @  
# K# ^1 w\* H% b5 R  
「我。不。愿。你不是一直想要儿子吗？我这样有什么不对？」林薇倔强的抬起头，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无尽的怒火。, |& Y, Y: Z: B; |) n: g" }  
5 f9 X# ~7 Y$ \_9 b6 C8 N/ z  
「小崽子，丢人现眼。」林焕天解下了皮带。6 z4 N) J4 U4 f1 ^3 K. N7 K  
: G: S0 Z$ P/ q  
噼啪。  
, K+ g! J7 ?# h  
---7 W& m" r! F- W! `+ k  p' M  
念及至此，林远为后背又是一凉，胯下巨龙又有抬头迹象，已经两年多了，他还是不太适应胯下巨龙时不时抬头的窘迫。  
  
他骄傲的抚摸着巨龙，就是这根东西吗？没有你我就名不正言不顺？什么狗屁道理。林立，你是我继承家业上的唯一阻碍，痛苦吧，哀嚎吧，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天生长着的那根鸡巴鸡巴，放心，再等一会，你就不会再烦恼了。  
% X3 v% Q8 p- F6 \_2 F  
「嫣嫣，你放心，很快，很快，等我拥有了林家的一切，用不了多久了，你的仇，我必当百倍奉还。」林远为深呼吸几下，压下了胯下巨龙的欲望，慢慢的品着红酒，转而欣赏起妮妮的操作来。  
6 z" m7 B/ A; k$ j5 E  
「等一下，这么快就做完了吗？他的鸡巴呢？」林远为疑惑的问道，他是经历过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楚的，即便他是加点东西，林立是减点东西，不过流程该当大差不差，断不会有这么快就完成的道理。林远为不过低头抚慰了一下鸡巴，再慢，也不过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难道这个妮妮的手段如此超凡脱俗？  
) Y) ^6 Q) |# j+ V( r4 h% c! a  I6 g  
「不，这才准备开始，他的鸡巴是被他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妮妮简要说明一番。  
  
「哈。哈哈。哈哈哈哈。」林远为放肆的笑着，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他妈的，他自己搞成这个样子的？」  
  
「是，而且是相当高明的手段，我，我，做不到这样的效果。」妮妮看着我胯下惟妙惟肖的“女阴”，不无忌妒的说着。8 ^( ^- f3 u( {  
  
「哈哈哈哈。」林远为快要笑断气了，兴奋的直拍桌子：「这小子难道早就料到了有今天？哎哟不行，我要笑死了。」  
  
「神经。」妮妮不满的嘟囔着，想到林远为给的红彤彤的票子，不得以又挤出一丝笑容：「林先生？继续吗？」2 x% W\* E# V- F0 B. ^7 ~1 ?\* l  
+ T- l" G7 X6 f" u  
「不行，等一等，让我缓一缓。哈哈哈哈。」林远为放肆的笑着。\* e\* L7 \\* \9 R7 w/ Z0 T  
6 n$ t\* q' z% Y  I& t  
「就是说，我他妈的费了他妈的这么多他妈的力气，最后反倒给他他妈的做了嫁衣？」林远为笑完了，咬着后槽牙说道：「不行，绝不能让这小子这么舒服。」1 w0 \9 k- @8 g4 R( i! @  
  
「亲爱的林先生，您果然如同坊间传闻那样呢。您到底想怎么样？」妮妮最见不得别人出尔反尔，尤其是林远为这种，快要行动了，结果紧急叫停。「如果不是看在票子的面子上，早把你撵出去了。呼，吸，冷静，现在还不要和他翻脸。」妮妮强压心里不爽，不再行动，静静的看林远为还要如何作妖，大不了在多要点就是了，反正他那么多钱，他不在乎的。  
: ^: k% ~4 D  y0 L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这样，我真是和天才，对，就这么办，这样老妈也不至于再唠叨。」林远为转动酒杯，定下了方案。  
  
「这样啊，那么之前准备的材料费用，还需要您买单的哦，加上新方案的费用，这个。。四手之数，您看可行？」妮妮想了又想，最后决定铤而走险，再敲上一把，大不了让他稍微还点价就是。/ o) A' X/ p+ J# h! g: I. E  
( \9 r& z0 k" b! b' j5 r  
「成交。」林远为爽快的一口应承下来：「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事情能不能做好。」5 R2 ^& b- U  {\* h. ^+ n' f  
  
妮妮愕然，恍惚间都在反思，自己这价码是不是要的少了：「行吧，再准备材料，三天之后还在这里如何？」  
0 q9 D+ d# |% R\* A\* q5 M2 ]  
「两天。」钱财上面没有多嘴，时间问题上林远为却死命压榨起来。: a\* ?' x( ~1 B7 q  
; m4 Y9 r% i: z' j$ a  
「好。」妮妮咬牙应承下来，压缩一天的时间，会让棉棉，花花晚上少了娱乐，事成之后再补偿他们不迟。  
$ J$ b% L. g\* y: @5 f4 h  
这可是红彤彤的票子呢。( f/ d8 ^7 \) O% X  
" R# V, ?5 I# B  
晚上，棉棉，花花脱去了束身的胶衣，在实验室里忙前忙后，不能在妮妮的脚下服侍，这让他们非常不愿，不过既然是妮妮的命令，他们也只能服从。  
0 O) z7 U& G3 X\* {" J% ]) E% x  
林远为特事特办，两天时内，在居民档案系统里新增了一名名叫“林莉”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伤她性命，这是父亲的命令，不过具体要怎样整治他，却是远在上京的林焕天鞭长莫及的。  
  
看着林莉身份信息，远为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是这些天里面除了那件事情（指赵碧霄|陈钰和广鑫矿业以及经纬财团之间的交易。洱海特殊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全部打通，这会给林远为带来数以亿计的利润。）之外最好的信息了。4 q& S' ^8 d; ~$ P+ ~; s  
  
---2 A$ Y& f5 B, B  
: Q9 h2 }) l) [- I- q  D  
与此同时，来自上面的督导快马加鞭，星夜抵达了金陵，什么招待之类通通免了，一下飞机，就直接杀向了金陵警局。  
  
金陵局长何曾见过这样的架势，务实固然是一项美德，可是也从来没有这样的玩法，现在可是凌晨，除了加班的那几位，金陵警局可没多少人在。不得以，吩咐下去，刚刚下班的民警还没睡下，又被叫了回来。  
  
来人正是江斌国，他是现在政法系统里风头正盛的人物，传闻他升入常委也不过就差一点点的推力而已，很明显，这次金陵的案子就是他所需要的推力。  
  
警局会议室里，江斌国没有多少废话，只是静静的坐着，坐下谭伯伟分析着案情，不时露出赞许之情。  
  
和赶来警局的雷厉风行不同，开始会议之后，江斌国并没有大家想象里那样烧起第二把火，反而在听过案情简介之后对大家的行动表示了高度肯定，这是给一棒再来个甜枣的标准流程。/ T0 P5 \_; c# u- a  
  
「停一下，这个欧阳栋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系统里到底有没有保护伞？」江斌国严肃的问道。  
  
「这个。。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们不能妄加推断的啊，疑罪从无嘛。」局长打了个哈哈。  
\* b\* y) F/ B! R1 y1 x$ X! w  
「胡闹，没有人在后面包庇，这种小混混敢当街砍人？我看你们啊，是越过越回去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道理都忘记了嘛？不怕做错事，就怕被这些条条框框缚住了手脚。大胆点，到底有没有保护伞？大老虎？」甜枣过后，江斌国图穷匕见，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 l$ S3 }2 |. `( z4 g  
  
「我们不知道，没有任何头绪。」谭伯伟如实答道。  
  
「这什么话？又是毒品，又是绑架，又是外籍女人失踪，你们难道这点警惕性都没有嘛？这是普通的街头混混能做到的？混账。」江斌国忍耐了半天，终于烧起了第二把火。  
  
「我。。。 」谭伯伟还要再说些什么。  
3 J; c4 @: S0 b2 G( O) p& L/ O: Q7 s  
「你不要说话，局长还在这呢，好好坐着。」江斌国态度不善，转而转向局长：「老李，你来说。」  
  
「这个。。江部长，这个，我还两个月就退下去了，早把这些个事情交给下面人去办了，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交接手续。这些事情，确实没有这些年轻人清楚的。」局长也是个滚刀肉，他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但是现在到了退休的紧要关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丢点面子的事情，不足挂齿，总比退前再担点责任要来的强。  
  
第三把火又开始酝酿。\* F& S: c\* M! ]' A' `' N4 r) S  
  
「那，那个谁，梅开诚？来，局长没用，你来说。」江斌国的大炮又转向了看笑话的梅开诚。  
4 A6 f8 E9 S% D6 |4 r- S  
这个梅开诚心里苦啊，局长，副局长都在呢，再不济，自己的大队长谭伯伟还在呢，刚刚大队长想说话，你不让他说，现在直接找上我算什么事。大半夜的，早他妈该回家睡觉了，哥们可是忙活了几天，你在飞机上睡的饱饱的，怎么着，到这儿来发泄精力了是不是？# W. l2 Q) D7 w: }8 Z4 B  
  
「报告，根据我这边的调查，确实在金陵周边发现了新型毒品的踪迹，目前正在加急调查，以下是案情说明。」眼看江斌国又要发作，梅开诚慌忙起身汇报。  
: V' A; v# c: o. S/ V  
梅开诚说完了，谭伯伟听的仔细，想到其中还有没说清楚的，又道：「我补充一点。」  L, z( i0 u+ z) u, ]  
  
「刚开始你不是已经汇报过了。插什么话？现在没你的事。」江斌国两次打断了谭伯伟的叙述，可以说是非常无礼了。  
  
「报告，没我的事情，我就先出去了。」谭伯伟被气了一肚子火，起身敬礼过后就要出门。  
  
「唉？小谭，你这是做什么？坐下。」局长赶紧出来打圆场。  
\* I! f: @' Z4 J' h! h+ ^  
「报告，首长说了，这里没我的事情。」谭伯伟此时还是和愣头青，哪里理会的这些官场深意，再说了，两次被打断说话，早让他看江斌国不爽。  
$ R! ]7 ]# k\* ~  E3 y7 B# j  
「好啊，会议室门口站岗去，闲杂人等通通不许进。」江斌国可不理会他，颐指气使的。  
; L4 G) C3 i4 |0 h+ c5 J6 V  
「江部长，不至于，都是小孩子，不至于不至于的。」局长还在打圆场。  
  z+ X9 E" t5 G2 H# p+ K0 X# Q+ ~  
「出去。」江斌国态度无比坚决。  
  
「是。」这边局长还在笑脸相迎，谭伯伟噼啪一个敬礼，直接出去了，房门重重关上，只从门上的小镜子里看到他气愤的后脑勺来，他竟然真的到门口站岗去了。  
  
「小兔崽子，不让人省心，再不管教管教，怕不是要翻了天了。」江斌国笑道。+ G2 ~. C8 S3 L+ f9 |\* U  
  
这可让众人皆是心中一惊，尤其是诡异一笑，杀伤力更大，这话与其说谭伯伟，倒不如是在说在场的众人，第三把火说来就来。一时间，会议室里静若寒蝉，再不敢有任何的糊弄之意，江斌国问什么就答什么，直到天明。  
  
「那个谁，对，就是你，门口站岗那个，进来。」开完了会，江斌国唤道。  
  
「报告，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谭伯伟一板一眼的，看来余气未消。  
  
「你被停职了，想去哪儿去哪儿，该回家回家，别在警局碍事就行。」江斌国未尝和局长商量，直接下达了指示。  
9 D: |5 X3 @) A7 G( O$ g  
「什么？」  
) N6 \' n- D4 @  I, c; A  
「执行命令。」  
  
「江部长，这样是不是草率了些？」\* a8 `, I# ?! @& U4 d) k! M: E  
  
「报告，请问停职多久？」/ J- }& {! Y4 d) Y9 T# M. Z  
/ Q4 y( y1 M6 O- B$ i  
「屁话多，无限期，组织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传你。」$ X: @, M\* W1 ]; ~& \_  
  
「是。」  
7 s( F4 t6 D0 J  
众人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在局子里风光无两的谭伯伟，在这个上面下来的钦差面前都没能走过一合，甚至只用了不到一场会议的时间，就被无限期停职，这让金陵警方心中都是一个机灵。这位是玩真的，再不专心做事，怕不是第二个卷铺盖回家的就是自己了。一时间，金陵警局的氛围为之一震，一个个的，都专心铺到了案子上面，谁也不想丢了饭碗不是。' E2 ^9 n/ u5 r  
  
这命令来的可急，江斌国甚至没有给谭伯伟交接的机会，办公桌都没让回，会议室里亲自从他手里结果胸牌，摘下警徽，然后一脚就踢出了警局大门。  
  
「草。」谭伯伟恶狠狠的对着送行的江斌国，在心里比了个中指，气呼呼的去了。  
' U, X  o# \_' z8 A\* A( n% U6 {  
「伯伟，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宋晓雯看到气愤的谭伯伟，温柔的问道：「是不是局子里出什么事了？」  
  
「我被停职了。」谭伯伟悠悠说道。- D, j" {. a. ]2 ^5 x0 z7 n  
  
「。。。 」宋晓雯没有说话，把这个悲伤的男人挽进怀里：「没事，没事的，只是停职而已，又不是解聘，总能回去的。」  
3 U! Y$ ?4 A( q9 t! c  
「。。。 」谭伯伟紧紧的抱住了她。6 z. w$ v9 |  r0 [# `4 y1 a  
  
（嘿嘿，还记得江斌国是谁么？不记得翻一下凡人梦最后那里。翻过之后再想，为什么会把谭伯伟踢出去。这小子不听话啊，不知道让长辈省心啊，现在这样狼狈而走，是不是活该？）# {+ g' d( A1 B+ m" e3 C  
  
两天的时间里，警局里忙的如火如荼，一点点细微的线索都没有放弃，苦于案件中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我，林立取向不明，只能模糊的定位在姑苏，而且这还是两天之前的事情，现在人有没有被转移还是未知之数。反倒是梅开诚率领的毒品组成果非凡，在谭伯伟的基础上抓获吸毒窝点三个，可惜都是此前就布过点的，新型毒品的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x9 |- `\* h: M% v\* q6 M9 ?# m  
  
案件侦破陷入了瓶颈。$ [% Y8 M1 U1 K6 }% \_  
2 D" l, ?- t9 u! V- P- t5 R" c$ K  
这天，林远为推掉了所有的公务，一早就来到了姑苏。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果子的滋味了。这事关林家政治资源的倾斜，大意不得。\* x% o& u\* d5 s, [" }8 S4 p5 |5 f. \  
& j. Q' h) [, b. l  
这两天里，我被用了致幻的药物，一直处于半睡半醒之间，生命体征全靠营养液维持，可谓是生不如死。  
# P% g8 \7 i/ Q  
「把他弄醒，我要和他谈一谈。」林远为这次没有躲到单向玻璃后面，坚持穿了白大褂，与妮妮一同进了手术间。  
  
「哈哈哈哈，抱歉，看到那个“小屄”我就忍不住想笑，哈哈哈哈。」林远为嚣张的笑着。; d  v" Z0 A) m% l  
, e% G! \_9 b( r) S/ b: b" P( U\* j  
妮妮埋怨一身：「神经。」不知用了什么药剂，我慢慢的清醒了过来。: f5 E; h( f8 \+ X2 f: I  
  
「是你？你就是林先生。」时隔多日，我终于见到了那个曾经出现在我公寓里的陌生男人。% O" a  }, f" \_1 S1 E) F# o2 X  
& W6 c9 U! {& U- p  
「是啊，都姓林呢，我的好弟弟。」林远为始终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2 ~& J4 I6 o% {' J$ a  
, {: L: M& |- n\* Y0 \_9 ]2 D9 ?  
「胡说八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我想要反驳，想要抬起手臂，最终体力不支，还是放弃了，只能虚弱着说话。  
  
「早点说，为什么不早点说？早点让我知道，我兴许还能放你一马。」林远为饶有兴致的观察着我的“小屄”，最终还是放弃了摸上一把的冲动。  
  
「滚。」赤裸着身体被人观察确实有违人伦，在药物的作用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讨厌这样。  
( w$ n( R% j- q; t  j7 p  
「惟妙惟肖呢。」林远为又一次刺激着我脆弱的神经。4 o) F' k/ U% k# p6 V$ N- T0 `  
8 V; }! ?- g3 t$ t" o0 |  
「。。。 」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他了，死死的盯住了他的眼睛，就算死，我也要把他牢牢的记在心里，化作恶鬼也不能饶过他。  
  
「不服气吗？」林远为自顾自的说道：「弱肉强食，这是至理。」  
9 y( X% a/ m# n3 q: R( o  
「委屈吗？恐惧吗？你这个婊子，害我付出了这么高昂的代价，最后你他妈的告诉我，你本来就想做女人？耍我是吗？」林远为的眼神狠辣了起来。/ e. t1 q+ N$ Z0 F$ N& G( E  
) ~4 Z2 I- w- z, y7 t' O# `% H1 ?$ k  
「哼。要你管？」我不屑的笑着。7 ~\* p1 t' B2 `9 a/ I7 G  
  
「果然，变态是一脉相承的呢。」林远为弯下腰，四目相对，随后伸出舌头在我的脸颊上一舔：「美妙的肉体，可惜，却拦了我的路。」( S